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六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舉人臣藍嘉璐

文編卷六十四

明　唐順之　編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壃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壃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

爾為市為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
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
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
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
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歴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
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
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

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

之過未有聞於人其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

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

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
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
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
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
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于是天下知公之有言
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
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
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

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閣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
大歴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
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
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
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
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
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

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覘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

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懐之至于惟恭毎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
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
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懐有所疑輙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
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
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
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

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

之曰濁流洋洋有闞其郛闢道讙呼公來之初令公之

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令公殁矣人

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

媵不飲酒不謟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

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

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

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

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大祝皆進士有學行謹具歴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釡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冦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甖酒

流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譁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令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屮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也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

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政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𤗍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㦯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潮州祭神文 五首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

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令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令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潔淨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虚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於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

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税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脱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跽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開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荅兾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

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内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兹土以庇其人今兹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

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歐陽修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已成而圮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静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叔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否當且待

祭城隍神文　歐陽修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

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壊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祭顔光禄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顔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歳飛聲義窮羲彖文蔽班揚性婞剛潔志

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
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
舉逸翮獨翔孤風絶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
契潤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
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眩情條雲互凉陰掩軒娥月
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擎悲蘭
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懐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哀陸長源鄭通誠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歴要官叅劇務如刀

刓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修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黄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牙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

之紀綱邪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吾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邪

祭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黄乃木

之災子之中弃天脫屣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穆員外文　韓愈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擕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

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内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它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令吾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

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愈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葢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頽而位仆歴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覯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挐百憂以自剾辱閒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疢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籕苞黄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揆义魚之短

韻媲韜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舘候空大庭以見處愬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覿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谿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倴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

疎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别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睹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吕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巳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吕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聦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恴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

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謬凡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裕乎古不必諧于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于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甿不被化光之惠庸庸

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絶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令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令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麟為鳳為景星為慶雲以寓

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祭吳尚書文　歐陽修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

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于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閒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于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

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

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覆㲉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懐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禄者莫不欲安享於豊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它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猒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

穴哭不望帷衘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濵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閒兮遂卽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戹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

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

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

人不知乃窮至此藴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得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梅聖俞文 歐陽修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予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

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予學舍吟哦六經予才過分可愧非榮予雖窮厄日有聲名予狷而剛中遘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予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予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令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予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予先紀行琢辭子宜予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予臆尚饗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

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劉給事文 歐陽修

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

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葢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閉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奸愚經

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謝舍人文　歐陽修

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别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舘覽秀之凉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求客公邦歡言

未幾遽閉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首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兹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涙

而浪浪尚饗

祭尹子漸文 歐陽修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説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

時自子得懐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譏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史彦輔文　蘇洵

嗚呼彦輔胡為而然胡負于天誰不壽考而於彦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

蚳蟓於天何傷獨愛一孫使殞其傳嶦嶦其帷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彦輔從子帶絰而哭稽顙來前天髙茫茫
慟哭不聞誰知此寃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
以氣豪縱横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
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予不喜酒正襟危
坐終夕無言它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
吾與彦輔契心忘顔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
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寃孤燈冷灰凍席與子

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予時亦來止於臨江縶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呌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官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鋏石益固

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强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懐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稿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絶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惜世偽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

户逸績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飈欻再極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人稱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猊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已任無有廢哹維公平生愷悌忠寔内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脱遺羈靮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

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軒枵軸賛微計密云胡傾殂慭遺則弗閒訃失聲皆淚横溢聽冥不敏早蒙振袚言繇公誨行繇公卒戴悳不酬懷情獨欝西望輀車莫持紖紼維公犖犖悳義譔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没託辭叙心昌究髣髴

祭馬龍圖文 王安石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峣始逢君之

執鞫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揺衆相紛以異諸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

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之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毁星日脱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㲉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程氏妹文　陶潛

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寖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設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

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
象可傚我聞爲善慶自已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
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
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
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
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
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
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鄭夫人文　韓愈

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兄宦王宫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饑而飱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

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予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乃有聞念兹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茍容躁進不顧其躬禄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乃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絶而復蘇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

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别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禄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

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

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

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没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葢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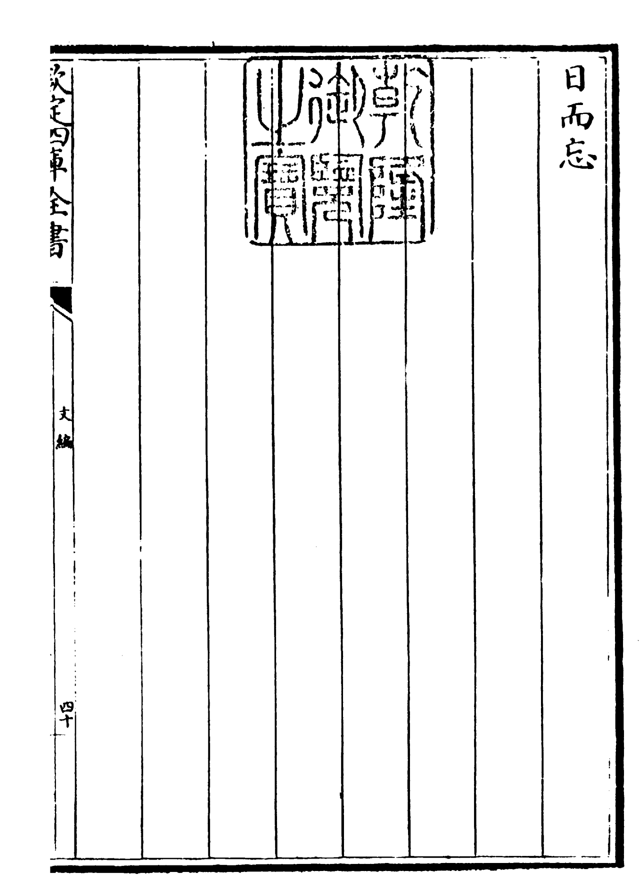
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
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
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
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
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
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
之田於伊頼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

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漫寓其閒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煜煜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

日而忘



文編卷六十四